

绿山墙的安妮·荣誉与梦想*

露西·莫德·蒙哥玛利

1908-04

那天上午，年终所有的考试成绩即将在女王学院公告栏上公布。简和安妮并肩走在街道上。简满脸堆笑。原来考试结束了，她蛮有把握认为自己及格是没有问题的，她再也不必为别的事费心劳神了。她可没有什么冲天的雄心壮志，因此不会为实现宏大的理想而带来的种种不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但凡要获取什么东西无不要付出代价的。有抱负固然难能可贵，但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，需要付出辛勤劳动和自我克制，并经受焦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层层考验。安妮脸色苍白，沉默不语。再过十分钟就知道谁能获得奖章，谁能获得艾弗里奖学金了。在当时看来，似乎只有那十分钟才配得上被称作“时间”了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赢得其中的一项是十拿九稳的。”简说，她不相信教师会作出另外什么不公正的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205031737/https://www.nunubook.com/yuyantonghua/8335/321323.html>

安排。

“我没希望拿到艾弗里奖学金。”安妮说，“人人都说这份荣誉归埃米莉·克莱。我不准备当着那么多的人面去看布告了。我没那么大的勇气。我先去女更衣室。你去看了后再来告诉我，简。请你看在你我这么多年友谊的分上，快去看吧。要是我没有成功，你就直截了当说，用不着拐弯抹角的。不管做什么，千万别可怜我。答应我吧，简。”

简一本正经一口答应下来。可事实上，完全没有必要作这样的保证。她俩刚踏上学校大门的台阶，只见大厅里挤满了男生，他们把吉尔伯特·布莱思扛在肩上，大声嚷嚷着：“为布莱思，奖章获得者欢呼！”

安妮的心头顿时涌上一股失败和失望的痛楚。如此说来，她失败了，吉尔伯特胜了！唉，马修会感到遗憾的——他一直坚信她必胜无疑。

且慢！你听，有人高声喊起来：

“为艾弗里奖学金获得者雪莉小姐欢呼！”

“啊，安妮，”当她俩在一片欢呼声中冲进更衣室时，简喘着粗气说，“啊，安妮，棒极了，是不是？”

姑娘们一拥而上，把她俩围在中间，冲着安妮又是欢呼又是祝贺。有的拍着她的肩膀，有的使劲握她的手，她被推来揉去，搂搂抱抱。其间她瞅个空子小声对简说：“哦，马修和玛丽拉准会高兴的！我得立马写信，告诉他们。”

接下来的大事便是毕业典礼。仪式是在学校大会议厅举行的。会上有发表演说的，有宣读论文的，也有唱歌、颁发文凭和奖状、奖章的。

马修和玛丽拉也赶来了。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始终只注意台上一名学生——那位面颊微红、双目炯炯有神、穿一件浅绿色衣服的高个女孩。她宣读了一篇最精彩的论文，人们指着她议论说：她就是艾弗里奖

学金的获得者。

“我捉摸着，你敢情为咱们当初留下她感到高兴吧，玛丽拉？”安妮宣读完论文，马修小声问。这是他进入会议厅后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才不是我第一次高兴哩，”玛丽拉反驳道，“你就爱触动人家的痛处，马修·卡思伯特。”

坐在他俩后面的芭里小姐向前探过身去，用阳伞捅了捅玛丽拉的背。

“你们就不为安妮感到骄傲吗？我为她骄傲！”她说。

当天晚上安妮与马修和玛丽拉一起回到阿丰利的家里。从四月起她一直就没回家，她感到自己连一天也不能等了。苹果花满树满枝盛开，周围的世界显得又清新又年轻。戴安娜在绿山墙等候着她。在她那洁白的小房间里，玛丽拉在窗台上摆放了一盆自家栽培的盛开的玫瑰花，安妮环顾四周，幸福地长舒了一

口气。

“哦，戴安娜，回家真好。看到那些树梢尖尖直指粉红色天空的冷杉——还有那片白花花的果园和熟悉的‘白雪皇后’，真叫人高兴。薄荷香气袭人，是不是？还有那株香水月季——哦，它集歌儿、希望、祷词于一身，而且又能看到你，多好呀，戴安娜！”

“我认为比起我来，你更喜欢斯特拉·梅纳德，”戴安娜责怪道，“乔西·派伊说你对她迷恋极了。”

安妮笑开了，把手中的“六月百合”向戴安娜扔去。

“除了一个人之外，斯特拉·梅纳德才算得上是我世界上最亲密的姑娘，那一个人便是你，戴安娜。”她说，“我更爱的是你——我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跟你讲。不过刚才我觉得还是坐在这儿看着你才最开心。我想我是厌烦了——勤奋学习和雄心壮志都让我

厌烦了。我打算明天至少花两个小时躺在果园的草地上，什么事也不想。”

“你干得太棒了，安妮。我想，你拿了艾弗里奖学金就不去教书了吧？”

“不啦。九月份我要去雷德蒙德。听上去太妙了，是不是？这三个月的假期一结束，我又会充满新的抱负和目标。简和安德鲁斯会去教书。一想到我们大家都毕业了，就连穆迪·斯普乔和乔西也不例外，怎么不叫人高兴呢？”

“新布里奇学校的理事会让简来他们学校当教师。”戴安娜说，“吉尔伯特·布莱思也准备去教书。他不能不去教书，因为他父亲再也供不起他去上大学了。他打算上大学的钱自己来赚。我想，要是艾姆斯小姐决定离开的话，他也会到我们学校来。”

安妮听了只觉得有一种既沮丧又惊讶奇怪的感觉。她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。她还希望吉尔伯特也到雷德蒙德去。缺少了他们之间的那种振奋人心的竞争

，学习起来不是太枯燥乏味了吗？即使在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里，也有希望获得一个真正的学士学位。

第二天吃早饭时，安妮突然发觉马修的脸色不好。显而易见，他比一年前苍老多了。

“玛丽拉，”马修出去后，安妮犹豫了半天，问，“马修身体不好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身体不好。”玛丽拉担心地答，“今年春天，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好几次，都非常严重，可他不肯歇着。我真的为他担心，不过最近倒是好了些。我们雇了个人，挺能干的。我希望马修能得到一些休息，身体慢慢好起来。现在有你在家的话，他也许会好转的。你总能让他高兴。”

“你自己看上去也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健康，玛丽拉。你好像很疲劳。怕是太劳累了。现在既然我回来了，你就该好好儿歇一阵子。我只花一天时间去拜访那些亲爱的老地方，重温往日的旧梦，然后让你歇

息歇息。活由我来干。”

“倒不是活儿——是我的头。我常犯头痛病——在眼睛后的那一块。斯潘塞大夫一个劲地要我戴上眼镜，可眼镜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六月底，一位有名的眼科大夫要来爱德华王子岛，大夫要我一定得去检查检查。我想该去一趟了。现在我没法顺顺畅畅看书和做针线活了。哦，安妮，我得说，你在女王学院里的表现真是没得说。用了一年就拿到一级证书，还得了艾弗里奖学金——嗯，嗯，雷切尔太太说，骄者必败，她压根儿不赞成女人接受高等教育，她说那与女人的身份不符。我可不信。说到雷切尔，倒提醒了我——你最近听说艾比银行的事了吗，安妮？”

“我听说它情况不妙。”安妮说，“怎么啦？”

“雷切尔也这么说。上星期她来这儿，说起有关这家银行的传闻。马修可担心啦。咱们家所有的存款全在这家银行里——每分每厘都存在那儿。当初我想让马修把钱存在储蓄银行，可艾比老先生是我们父亲的好朋友，钱一直就存在那儿的。马修说，管它是

哪家银行，只要艾比是经理，就牢靠。”

“我认为他只是挂个名儿，”安妮说，“他岁数大了，实权全在他侄儿手里。”

“哎，我听雷切尔一说，便让马修赶紧把钱全取出来，他说他得先想想再说。不过昨天听拉赛尔先生对他说，那家银行运转还是正常的。”

这一天安妮与大自然为伴，在外面盘桓了一天，过得很愉快。安妮先在果园里待了几小时，后来去了“森林女神的水泡”、“柳池”和“紫罗兰溪谷”。她拜访了牧师家，同阿伦太太作了一番畅谈。傍晚时，她和马修一起穿过“情人小径”，把母牛赶回牧场。树林沐浴在落日余晖下，金光灿灿，暖和的夕阳余晖在西边的山口一泻而下。马修低着头慢慢走着，修长而挺拔的安妮也放慢轻盈欢跳的脚步，跟着马修往前而去。

“今天你干活太使劲了，马修。”她略带责备的口吻说，“干吗不悠着点呢？”

“哦，我慢不下来。”马修说着，打开院门，让母牛进去，“我日见衰老，安妮，可总是忘了岁数不饶人。嗯，我一干起活来就使劲，我情愿干活时倒下。”

“要是我是你们托人领来的男孩，”安妮若有所思地说，“现在就能帮你们干不少活了，许多事就用不着你们动手。单为了这点，我打心底里情愿自己是个男孩。”

“嗯，我宁愿要的是你，哪怕是十几个男孩我也不要，安妮。”马修拍了拍她的手，“给我记住——我宁愿要的是你，也不要十几个男孩。得艾弗里奖学金的可不是男孩，是不是？是姑娘——我的姑娘——我引为自豪的姑娘。”

他进了院子，看着安妮，露出羞怯的微笑。那天晚上，安妮仍然念念不忘这个微笑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她在敞开的窗前，坐了很久，回想往事，憧憬未来。窗外，月光下“白雪皇后”显得朦朦胧胧。池沼里青蛙在鸣唱。安妮永远记得那个夜晚，银光泻地，

大地安宁、静谧，空气里弥漫着的芬芳的气息；
但也是她一生遭受悲痛前的最后一夜，一旦遭到那种
冷酷情的打击，生活不再依然如故了。